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蘭閨恨 第十七回 謁守

祥符縣奉太守面諭，自然風行雷厲，靜待帶人推鞠。仲堪在太守簽押室，細談舊事，袖中詩本，襟上酒痕，無不增一番感慨，回館時更三報矣。然仲堪素性兀傲，雅不願溝通當道，衣冠桎梏，禮貌拘墟，跼蹐不羈者，卻非素習。此番雖被盜劫，卻付之行雲流水，未嘗向縣疊催，惟感於珍娘，不得不為之援手。瓊枝若奪，鄭史不歡，紫雲既存，牧之自醉，故由館至署時，騎跡車塵，疾如矢發，而一鉤新月，尚釣起多少愁思也。府署為趙宋京尹趾，左有坊曰包肅，右有坊曰歐寬。蓋孝肅文忠，均典是郡者。崇階累級，官燭兩行。御者執東授閤者，閤者辭以夜，仲堪親與閤者語，乃許將命人。高敞華堂之火，宏開畫閣之門，歷闔三重，太守於簷間肅而入。紫芝眉宇，春柳丰姿，年約五十許。互拜以後，太守虛左相待，乃詢仲堪曰：「到汴幾時矣，往者孟、荀諸子，遠道游梁，唐宋以來，侈為盛事，雄都繁縣，名山大川，洵非東南所有，諸君子以禮闈之便，戾止是邦，我亦借天假之緣，與世兄得此良覲，大約需俟題名慈口後，再當渡黃而北，接塵已幸，倒屣未迎，世兄至此，今夜諒有見教。」仲堪謙挹者再，先徐出某觀察函。太守曰：「老師久不賜訓矣。」發而讀之曰：

某某太守賢棣足下：河乾送別，早知士元非百里才，迨載道口碑，隨風南下。老夫且有榮施矣。荆玉南金，果邀睿賞，不次之擢，遽握銅符。蜀郡文翁，山陰劉寵，士稱儒雅，民拜清廉，豈若僕之旅進旅退，略無建樹哉。沈仲堪世兄，本故人某某孽子，來時舊雨，曙後孤星，曾為其母舅某某嗣，幼學英年，嶄然已露頭角。春闈入汴，道出杭州，驥子鳳雛，深為某某私幸。及叩其所學，又復淵懿撲茂，與近時游騎無歸者不同，吾棣與某某有香火緣，聞此當亦一快，倘能待以徐稚之禮，俾得朝夕依倚，固所忻盼。不則亦宜加一青眼，庶幾無負師門，吾棣古道熱腸，度不責僕侃直也。西湖風景，歌舞年年，垂老無聊。已成官隱，北鴻有便，尚希係帛，順問戲祉，不盡欲言。

太守讀罷復笑問仲堪曰：「齋齋塵俗，有辱高賢，不識世兄肯羅而致之幕下否？」仲堪曰：「老親垂白，并白虛人，畢此舉場，即需返旆，惟途中不慎，誤遇匪人。近雖略得端倪，而折獄片言，仍賴長官保護，風清圃草，雨潤庭花，世先生當不以弟為瀆。」探囊復出節略一，失單二，腰以約指一，曰：「此事實，此賊證，縣已有案。忽忽未破獲，今距署不二三里，接圖索驥，舉網得魚，男女僅五人，可一鞠而定，弟拜盛德多矣。」太守乃就燭觀失單。

觀未及半，又問仲堪曰：「世兄挈眷來耶，抑南來新納如君耶？所失衣飾，多涉婦女者，世兄何需此？」仲堪曰：「節略中約言之矣，請為世先生道其詳，弟之來也，過信陽即無車，隨路尋芳，因泥沾絮，愧非狂言之御史，幾成見慣司空。有之珍娘者與弟昵，訂約欲歸，解裝作聘，渠家願載弟來汴，而遣奚僮走閩中，頗感其誠，忽遭此變，單中衣飾，皆弟制贈珍娘者。約指亦證婚物，同時為盜所掠，珍娘今復貽弟，盜焉能狡辯哉。惟是荒唐宋玉，輕薄溫嶠，殊為世先生一哂耳。」太守已從容閱節略畢，飭僕往傳祥符縣。

仲堪感謝太守，太守曰：「地方官不能弭盜，致旅人喪其資斧，愧煞俸錢矣。」仲堪亟思興辭。太守譁然曰：「世兄曷小坐，弟猶有不解者，韓翎柳枝獻之桃葉，文人韻事，於德何傷？況復醉裡相看，自有娉婷之影，夜來新惹，已非蘭麝之香，珍娘之慕世兄，於理於情，均所應有，世兄與霞同舉，本是軒軒；如月在懷，果為朗朗，特不知珍娘為武氏自出乎？抑或移根他族乎？」仲堪慨然曰：「世先生洵賢使君哉。珍娘亦官裔，幼掠入武氏手，南湖煙雨，舊是農家，北裡笙歌，生非我願，聞其父尚以薄官次山右，不作玷蠅之玉，肯從彈雀之珠。弟至渠家，仍是一朵青蓮，含苞未放也。」太守頷首再三，於是必欲以珍娘偶仲堪。祥符縣令至，對太守不敢有所白，仲堪頗為縣令亢，而又不能為縣令告。太守詢問畢，縣令乃辭去，去後太守乃謂仲堪曰：「世兄既示以盜所，不難唾手獲，然門沈狴狴，室毀鴟鴞，不免名花瘦損矣。世兄明日為次場，勢不能面質，若縣宰能一鞠服，弟自有法以慰世兄，不然獄吏尊嚴，絳侯且畏，圍扉寥落，齊婦何冤，弟當檄縣親提，派員發審，決不使世兄仙侶常沈埋於鸞籠鳳檻中也。」仲堪知太守為可倚，歸途料老麻輩必將就逮，整頓考具，預備翌早入場。而祥符縣公役，已縲繼老麻、武貴、假母、排六、珍娘五人至署。人影長街，折聲深巷，破扉直入，東竄西奔，此縣役往捕之時也。珍娘自瘦菊步蟾行後，料夜間必有變動，綦巾布服，結束雙弓，知此行斷難倖免；老麻為馳赴朱仙鎮計，輕遮車馬，軟襯馬韉，秘密就排六宿。排六裹緋色衣褲，與老麻敘情話，老麻於此，固已整戈擐甲，從事先登矣。假母與武貴，分居內外，早已膏騰一覺，群役先繫武貴，導之至排六室，紅羅被底，一對野鴛鴦雙雙驚起。老麻固短衣跣足，尚思以武力與群役角，排六則鳥悲弓影，魚怯鉤痕，若疑群盜之復至者，身瑟瑟欲顫，齒震震有聲，而珍娘早拔關出，假母亦次第隨之行。

左鄰右舍，強半從睡鄉喚歸，不曰祝融神，即曰樑上君子，迴環奔集，五人已如魚貫。群詢縣役，始知為盜案關係，於是探懷出官牒，呼名曰老麻、曰武貴、曰武氏、曰武六、曰武珍娘，數役擁之出屋，一役始閉門加鍵，標十字條曰祥符縣封。星稀掩樹，怪啼屋頂之鴉，露冷侵衣，狂吠簷前之犬，老麻以凶橫加桁楊，餘惟鐵繩羈其足，沿途值役三兩，若相呼應，健防矛突，歧恐羊亡。珍娘舉步維艱，乞為緩頰，群役且互相嘲謔，驅之速行，珍娘之淚珠，早撲簌簌如線串而下。約炊許時始至縣署，以盜案重要，悉交典史官寄諸獄。

雞鳴敗紙，瓦漏疏椽，無幾無牀，並無燈火。珍娘與假母、排六繫於此，武貴、老麻分別沿東廊去。室盈塵氣，地伏窅陰，珍娘愁苦萬分，足趾又痛如膚剝，但聞鈴鐸聲，銀鐺聲，獄囚歎息聲，啜泣聲，風鳴樹葉聲，無不亂人心曲。正凝想間，一老婦攜燈至，先顧假母曰：「汝知例否，宜速繳，否則極楚無悔。」排六最桀黠，脫耳璫二與之，假母亦贈以約指一，老婦作鸞鸞笑，珍娘荊釵椎髻，實無一物以為贖。假母商諸老婦，許支板扉為憩息地，而別乞苦茗以潤吻，此中情緒，恨不起吳道子，一畫地獄變相也。珍娘初謂至庭一訊，當可省釋，孰知事有不然者。

祥符縣令自太守署歸，檢牘簽差訖，攜失單、約指一。蓮花幕裡，藥材籠中，自信大有人在，乃從容與之計議，並舉仲堪報縣原案以為證。論者皆謂仲堪財物，隸屬珍娘，平康中人難保不監守自盜，況武氏是伊母，武貴是伊兄，武六是伊妹，通同謀劫，尤在意中。老麻外姓，或不知情，嚴究珍娘，有不水落石出哉。嗚呼！張湯鉤距，徒傳酷吏之名，鄒衍累囚，合作仰天之歎。縣令惑於先人，不惜以珍娘為罪魁。慘鎖慙尖，痛攢棘刺，冷肅霜嚴之面，怒聞霆疾之聲，申訴再三，輒不一省。而假母及老麻、排六輩，不過略為詰問，排六尤矢口珍娘，黑索拘繫，赭衣黥蔽，仍實諸人於獄，而縣令徹夜敘詳，一若以得情為喜者。珍娘之冤，竟至於是耶！糊塗哉令之治斯獄也。